

重刻讀書續錄

自九至十二
附錄
清公策目

口仁3

90

6止



讀書續錄卷之九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所賦之命人能常存仁義禮智

之性即不拂乎天之所命或有一之未盡即拂乎

天命而自絕于天矣

天命之流注于人心而為性者其來源無窮人能

常存此性則天命無時不流注而其本無窮矣

分正百職各司其事此唐虞三代大公至正之法也

後世有內相之稱非相之職行相之事失公正矣

唐太宗過鄴祭魏武夫魏武漢賊也祭之過矣胡氏

以魏武唐太宗才優於德夫唐太宗雖假仁義猶

北原藏書

有及人之德魏武則殘賊生民潛移漢鼎弒伏后
及臯子殺害忠良乃天下萬世不道大賊也何德
之有胡氏以之與唐太宗並稱恐非至論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
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
言善則性在其中言性則善在其中善性無二理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元亨利貞之理
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惟程珦
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

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人之一呼一吸之息不停即天地之化不停也
朱子言人心最靈而有以通貫乎性命之全體心性
命一理也
性即理也滿天地間皆性也
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為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
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
失朱子之意矣
費隱是顯微無間
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雜慮少則漸近道

古聖賢多言私欲為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論氣質之性則知為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于氣質故朱子論人性之蔽必無私欲氣稟言之

朱子曰明命赫然用看內外是性無內外也性情之德具于人心此道不可須臾離也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久切要之言程朱之書吾寤寐故畏之不敢慢也

漢馬融絳帳女樂為權奸作奏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猶配饗孔子廟廡謂宜黜罷之可也

語之而不惰夫子獨稱顏子則其餘聞夫子之言而惰者亦恐多矣

人心即食色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

聖人立法皆脩道之謂教非于道之外強立法制也若雜霸之法則非脩道之教矣

自得之全在因書之辭以得其意得其辭不得其意程子所謂糟粕耳

程子有白帝主以道治天下者蓋自天德推之王道也其曰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者則無天德以行王道但用智力之私以防制之耳

漢詔多引答責躬恤民之意最為近古

為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自孔子後知易者周子程子邵子朱子也

克命舜慎徽五典舜命契教敷五教皋陶言敕我五

典湯肇修人紀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紀天

理人倫道莫出乎是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

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空論

者讀者擇為可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者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聖人之仁

政皆自此推之

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文章俗學所以淺者由不知

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賦于人物故雖博極群書識

達古今馳騁文章建立事功終為無本原而淺故

君子貴乎知道

知性知天則理無不明矣

惟天之一字足以包括萬理

聖人所以為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邵子為

人直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
水為搏激之可使過顛在山而就下之性常在性為
氣質物欲拘蔽為惡而善之性常在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丙吉深厚不伐善恐孟之
反不能過也

天地之一陰一陽一闔一闢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一
暘一雨人之動一靜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一寤
一寐一呼一吸皆易道也

孟子董子韓子論王道與霸術誠偽貴賤不同司馬
氏言王霸無異道胡氏論之明矣

盛衰皆陰陽之變萬古如此
不明善而行者冥行也

乾健不息故運而成晝夜成四時成古今故曰但謂
之乾而無所不包矣

易非邵子義畫不明非程子周經不明非朱子本義
不明三君子大有功于易者也

四書經文集註為聖為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真知實
得乃有其效耳

率性而行即孟子所謂大智也
天者萬物之祖無一物一理不出於天

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四時行百物生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但四時行百物生而已如雨

露霜雪風霆鬼神星辰雲物山峙川流凡有形有

色有動有息者皆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也

周子之學得于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

其理則同也

克己復禮為仁則盡性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

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道之用也一本之

所以萬殊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

也

萬殊也

大德敦化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小德川

流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

萬物各具一太極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道之用

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然九言體用不可分而為
史雖紀事然事皆有理即事而窮其理亦致知格物
之一端也
明善即是知性
克伐怨欲不行心尚為四者之累而不虛必四者淨
盡則心虛而仁全矣
漢唐宋之君未聞有知道者所以治效止於如此
聖人不輕許久以仁蓋專言之仁則包四德仁則四
德全而盡性矣故不輕許久以仁也
孟子曰道一而已矣朱子註曰古今聖愚本同一性

是則自堯舜至于塗人同一性也如書言峻德玄
德迪德大德一德敬德以至言道心言中言降衷
言天之明命之類雖所至有殊而莫非性之理也
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相傳之
道又豈外于性哉所謂道一而已矣者於是可見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
復而無妄聖人矣
道體無內外無古今
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為
仁義禮智之性日用無時無處不散見但人自不察

論性不論氣不脩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然
 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未脩論氣不
 論性不明言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
 性之善故不明論性不論氣此氣字指氣質之性
 而言論氣不論性此氣字指告子以知覺運動之
 氣而言蓋告子論氣而不知有清濁昏明氣質之
 性也二之則不是言性不離氣氣不離性分性氣
 為三則不是

讀書續錄卷之九

讀書續錄卷之十

朱子詩曰渾然一理貫即性與天道也
 心性天一理也其大無外
 誠即性命之實理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天人之理誠而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乾之健而不息也
 人之威儀須更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張子反原之說呂氏屈者不亡之言謝氏歸根之論
 程子朱子辨之明矣
 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此克己所以為難也

嚴子陵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非不仕也但不肯
少貶其道耳觀其謂光武差增於往則其微意可
見作史者列於送氏傳非知老者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
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
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魏晉五
胡南北朝十六國五代或假禪授以竊人之國或
騁兵力以荼毒生民皆王者之賊也
古經易畫自伏羲始書自堯典始

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
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
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誠心父母斯民為王道有一毫不誠即非王道矣
性與天道只在目前然而識之可也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
不與矣
韓子言孟子醇乎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朱子謂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
所謂知言知人也

無物非氣無氣無道

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闢聖曲

阜下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誠而已

朱子曰程子言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

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凡易兼言鬼神者皆

言其氣單言神者皆言其理朱子釋陰陽不測之

謂神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則

未嘗倚於陰陽是則神即道也理也

神無方而易無體不但陰陽造化為然如人之動而

陽神在動中靜而陰神在靜中此神無方也人之

動而靜靜而動動而又靜此易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流行賦

予無一息之間但人自不察耳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性氣不相離專論性不論

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性氣既不相離因氣

有清濁故性有明暗若專論本然之性善而不論

氣則不知有清濁明暗氣質之性此不備也

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為

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萬事萬物一理貫之理即性也性之仁貫乎父子之
親仁民愛物之類性之義貫乎君臣之義尊賢之
等事物之宜性之禮貫乎長幼之序天秩之節文
儀則性之智貫乎夫婦之別是非善惡賢否之分
性之信貫乎朋友之交五常萬事之實只一性貫
乎萬事萬物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
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
道德之本源矣
陳希夷亦遊世離群者與

氣質之拘最大不然何自古聖賢之生不多見與
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不得而見聖賢之生
豈偶然哉
人心所具之性從繼之者善來即所謂天命之謂性
也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善惡不係於世類多矣以莽賊而有孝平后之貞烈
自古來萬變之外物皆泯惟善惡之迹不泯可畏哉
夏商周之子孫以而無聞孔子之子孫愈以愈盛何
其德之長也

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數言不出

理氣二字而天以貫之

游程子之門流於老禪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

程子曰天本廓然無窮即道之廓然無窮也天以形

體言道即理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即大道也大道既廢

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為五皆理不明

也先儒已辨之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

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

賢稟其濁者為愚此論氣質之性

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術義有補於治道

朱子言自程子之後論格物致知者皆失程子之意

詳見大學或問

學者不於身心事物上體認其理而力行之徒乾乾

于記誦文辭之間難乎有得矣

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善而知仁義禮智之性

善亦猶因水之清流而知其源之清也此先儒之

成說特申言之

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即子傳先天圖自陳希夷于是以繫辭說卦之言證圖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源復明邵子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等語即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

六子橫等語即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克典克明峻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伸是陰陽之靈處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乾坤之廣大即易之廣大也人與天地萬物混然一理一氣但分有不同耳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天人一理倫見於孔子贊易之辭

明德貫本學經傳

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王曰惟天
 地萬物人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
 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太
 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于天由是
 分天人為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
 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
 於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
 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學問大本原在天命之性于此所見不差則天下一之
 即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惟知言窮理則能知人之邪正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孔子言有恒者難見驗之人信然
 帝王治道治法皆實德實事豈後世無本智力之

至誠能盡其性盡性即至誠
 純乎天理而不雜為誠雜則妄而不誠矣

克盡己私為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有

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
此釋氏聚散亦人耳安能以己散者為福福邪舉
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
此故其言妄誕
聖人言天地之造化莫備於易論天地之造化而不
本於易皆妄也
讀書續錄卷之十

讀書續錄卷之十一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為物歆
所蔽失其不忍人之心所謂戕滅天理自絕本根
者賊殺其親太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以氣中有太極則可以氣即太極則不可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朱子曰真實無妄之謂誠誠非
虛字皆指實理而言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即太極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
中者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于己矣

伊川曰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

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此言當深觀

讀聖賢書於九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已身心上必

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

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孟子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蓋道即仁義禮智之道也程子明道者明是道也

伊川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所至亦此道也道即

朱子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

千古聖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求復仁義禮智之性即是道學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為高則笑以為迂且為學而

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

言命即有性言性即有命命性一理也言心即有性

言性即有心心性不相離也天人無二內外無間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

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元亨利貞之總名元

亨利貞是天道之件數

聖人不忍人之心即天地元亨利貞生物之心人皆

有是心惟聖人能全盡耳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周子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一字一句之義皆貼在圖上朱子太極圖說解一字一句之義亦皆貼在圖上須細心體玩三四十遍庶可知其妙非用力於時自淺近者之可窺也

周子太極圖說朱子圖說解其一字一句之義固皆貼在圖上為翫索之久而超然自有得焉則又默識其理于象言之表矣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

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

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陽氣成形之大者為天陰氣成形之大者為地乾元

天之德也坤元地之德也

克勤小物為學之切要

物格知至則異端邪誕妖妄之說不辨而自明矣

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其知之字皆指知性而言故為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

學而知之之功夫條自如格物致知擇善明善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學聚問辨博文知天知性之類皆
是也

天地之全體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體
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外物無窮不能以禮制心則逐外物亦無窮

聖賢道尊德貴舉天下之物豈能尚乎

自得之為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己矣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
道知

朱子論子產管仲於道緊乎未有聞也

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

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有邪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

年邪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

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

不見一人在世邪

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不作

為言語邪以作為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

不可信也明矣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元歆超

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
之之效可見矣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神仙
真可學誤矣

義周之易專主動容樂占至孔子之易乃有居省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
已矣

尚書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
中乃性之已發者至子思作中庸乃無言未發已

發之中程子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不于身心有得惜然而已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于佛老

天地以生物為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之心為心

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與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程子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為

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

所問之人是也愚謂韓子所言即性有三品之說

公都子所問即有性善有性不善云云者此皆言

獨字衍

氣質之性也

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傳，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獨得其宗。愚謂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韓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主其說。若韓子所見誠所謂豪傑之士矣。

一故神或在陰中，或在陽中，皆此一也。故曰兩在，故不測。兩故化，陽化為陰，神在其中；陰化為陽，神在

其中故曰推行乎

程子曰：動靜有無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動，為有為始；散則為靜，為無為終。一理貫之，無不包之一端。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雲霜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舉天地萬物皆至理，民鮮知之。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于此心之義理。學者若忘

讀書錄卷二

孟子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聖人只以仁義禮智之心應天下之事
中屬書天命之謂性盡之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性天
道合一也

致知格物者欲推極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
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明道曰道之不明也異端害之也一段辯盡異端之
失

觀大學經文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致知格身

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
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論天地陰陽造化莫倫于易外易而論造化者即程

子所謂邪誕妖妄之說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天命
之性是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及言知性知天是其論
理氣處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各正性命各得性命之正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理大無窮氣亦大無窮

天所賦之性無時不然物所受之性無物不有
念已後人最為難事所以舜稱堯孟子稱舜

公都子所問三者之性前二說朱子以告子蘇氏胡
氏之言證之固非矣後一說以韓子性有三品之
說明之程子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
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
如韓愈所言是也然則此一說正論氣質之性未

為非也但孟子專論性不及氣耳

易書一字一義皆自先天圖出通書一字一義皆自
太極圖出

以靜言性則可以靜形容性則不可
宋言官有以策題作詩為謗訕者皆非也觀周公無
逸之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
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則古之聖臣曷嘗通
其君以詰罪人哉

感中有寂寂中有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皆以心之用言

聖人之教皆自近以漸及高遠循循有序
不忍入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仁道至大以即天地生物之心也

健而無息之謂乾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
年而天始開竊疑天未開時只是氣塞既未有日
月星辰曆數四時不知如何計其年數

讀書續錄卷之十一

讀書續錄卷之十二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為窮理始於程子
天地生物之心流行於四時無一時之間斷
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
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于此

周程張朱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
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

全得其心斯詩其傳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故滿天地間皆理即滿天地間皆

性矣此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

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為

是則所謂太極也愚謂朱子之言即所謂一陰一

陽之謂道也

易曰安土敬乎仁故能愛此言仁之體用

天地以生物為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

以為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

學後世之詩到處正做得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

處可以為聖人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

道之至妙處

昊天曰明及爾出牲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

天之妙處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息如

此萬古如此

表章太學語孟中庸始子程子成于朱子

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然以形體言即有理

天以理言即有形體非可二之也

幾字始見于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

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此專言之仁則包四德無違仁則欲常存仁義禮智之性矣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于書故九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

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于書也

孟子知言亦本于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為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觀

此則天人一理可知矣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識性

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

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孟子養氣章縮字直字義字皆意同

書以前雖已有文籍皆不傳今文籍可見者自書堯

典始

知言最難惟心通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

所行不合乎仁義禮智即莫由道也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

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

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

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

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

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

不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

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

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

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

為二是有無性之氣無氣之性矣故曰二之則不
是
論性不論氣不倫言孟子於極本窮原之性已明但
未倫耳論氣不論性不明則是告子全不識性也
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
默識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合則有得矣
聞道即知性知天也
天者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于天矣蓋理即仁
義禮智之理逆理則獲罪于天矣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
心為本

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智也天道者天理自然
之本體元亨利貞也性與天道渾合無間故曰其
實一也

聖人接人惟一誠

由辭以得意如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辭也由辭以得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意則有得矣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學不至于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朱子曰神而明之則存乎

其人也孟子論斷輪之意近之

程子言苟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識性

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

讀書續錄卷之十二

附錄薛文清公祠堂記 南京禮部侍郎呂柟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面粵自弘治

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科楊廉禮部具題 勅下省邑

建祠宇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爾乃草創之

初規制隘陋又且傾頽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

使王公陽武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歎於本道賦罰米

石量除百金為增修具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公貴

潮按御史馬公信陽儲公襄陽初公潛江咸嘉所

舉有褒揚辭馬公又費金五十改建舊坊初公

亦為祠事先隆十金於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璠

倚氏知縣張翼董其事乃買民地僧院增楹厥基建廟五楹廊廡重門鳥革翬飛謂柶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生之生也紫衣飛母齊之憂母將就韻啼聲動祖義之上先生生有異質家人五藏靈如水晶其精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鄰神方垂髫鬢參議款請見而不往謂李既嬰法象師保求識面而不得揚文貞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先為大理少卿後為大理丞義如難從於權勢矣顧謂抗玉田論成皆元之耆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五十五六隨父在玉田諸儒史

論者永嘉徐梁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金陵鎮守皆素享父讀之教先生諸君皆以友處金陵鎮守皆時之巨鑑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却扇而不怒太監與於端午送扇先生辭曰疏講學以禦侮虜既入而遠賜扇乃天子事不受都退之已布恩信以撫萬檄方馳而蠻平語貴州辯寬獲谷逆師保而不悔蘇松饑民乞粟富家放火進懲姦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在南京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謂辯王振志在作人一諸士之必錄學山東將法若可伸於軍妻之必辯謂校尉通百戶之退王其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為大理寺卿夫事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時對揚士奇檀權公時語王振欲傳道於來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

病出閣寧犯乎吉祥謂諸公拜慷慨就獄思比於劉

球學士劉球先英廟易服以見若昔汲黯之必冠

先生至變長衣石亨請勅與歸則必許衡之懸

梁時亨又請勅與先生教鄉見幾而行于醴酒不設

之時見石亨弄得書而比于居洛不答之老謂馮寧

車輪戶牖之志監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

足以方其清也謂都御史倪為蘇東布帛之文錄謂文

而究性理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

達故蹇夏三楊勲矣或議其節忠定義忠清厚吉文

賢張許劉周節矣人或議其幾貞士奇文敏榮文定

溥家宰統修撰觀學吳

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諭德與弼檢

倫致齋黃李王于有以身殉國之勇盡精微恐不逮

忠宣福若迺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

為脩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老

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

故當其在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或曰真缺漢通

李錫或曰好官一人太監或曰不愧往哲家宰何

薦欲代已或曰躬行實踐且薦或曰本朝理

學一人大學士或曰學已至乎樂地都御史其不平

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

給事中張或曰明體適用此元大儒當入祀工部
九功奏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布政許或曰有功名
奏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讚奏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
 教侑食廟庭無忝象莘喬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
 今日之舉振頽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
 羨乎且是祀王公之父高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
 脩者也丞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逼于尊官使
 建置之未稱雖棄官而猶悔家嗣憲副思光前志繼
 脩遺績夢雖微于王氏今實也于有薛丞修祀時憲
夢于先生先生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親既哲
告之吉語靈之不沒庶獲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温別號敬

軒文清其謚云

十

薛文清公策目

蓬萊後學甯杲 類次

鄉後學沁水張銓 拔梓

策五十八道

首問采之別集中以見餘非先天不生不能
其廢
幾乎
其廢
幾乎

問天地之間理氣而已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一六水
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
土居中奇偶之數固八卦之所由畫也然此皆以
氣言而不及於理何歟洛書因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之數第而為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二德
稽疑庶徵五福之疇固兼以理氣言矣先儒謂河
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然一以氣
言一兼以理言果何以有經緯表裏歟厥後周子
作太極圖其曰無極而太極者純以理言也自陰
陽五行男女化生萬物則兼以氣言而理為之主
也然周子非有河圖洛書之可據而太極圖之作
果有合於羲畫禹疇之旨歟諸子於易書周子之
學必嘗講之試為我陳其說
問造化不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即周子

太極觀之可見矣所謂一理者何所寓歟陰陽者
何所運歟五行者何所布歟萬物者何所生歟一
理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與氣果析而為二歟其
化生萬物也理歟氣歟化生萬物之後理氣與之
俱往歟亦恒存而不易歟窮理為學之首事試詳
陳造化之秘
問聖人之制作必有所則如河圖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天數奇地數偶伏羲則之畫一奇以象陽
畫一偶以象陰此固八卦之由始也然以八卦分
配河圖生成之數又可詳言歟洛書自履一至戴

九固九疇初一至九五福之序也而五皇極一疇
獨不以數言之何歟圖也書也皆以五居中矣而
洛書中五獨無十數何歟然作易作範固皆取則
於圖書矣至周子作太極圖無極而太極太極動
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動動靜互根
分陰分陽而兩儀立以至真精妙合氣化而生男
女形化而生萬物蓋自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也然周子既無河圖洛書之可取又何所取法而
作是圖歟且太極圖周子手授程子者也而程子
獨不以示人其意又何歟夫天地之間造化之妙

不過陰陽而其所以一陰一陽者則太極之謂也
然圖書也易範也太極圖也其理與氣又可合而
為一歟此皆學問之大根大本試詳言之

問天地陰陽形氣之實體也天之氣充塞上下四方
無少間隙而天之外又果有何物歟地之形居天
之中是其為體至靜也而天之氣又何以流貫乎
其中而發生萬物歟且天既無窮而包乎地之外
矣其地之形又果有邊際歟抑與天之氣俱無窮
盡歟天氣也地形也氣與形又何所依附歟夫日
明於晝月明於夜說者謂月本無光受日以為光

且日既西入地中矣而月三日始生明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而月之光何所受於日歟及既望之後月又生魄至下弦而為晦而又何不借光於日歟天地之所以大小日月之所以明晦皆窮理之事也其詳言之

問性者萬物之一源也而其名始見於商書仲虺之誥其後言性莫備於孔子贊易之辭至孔子性與天道不可聞則是未嘗輕以性語人也夫何孔子於易則言性至詳而教人則不可得聞歟且仲虺之言性與孔子之言性同歟異歟至孟子始言性

善是大有功於聖門也夫何荀卿則言性惡揚雄則言善惡混而韓子則言性有三品而三子何以言性之不同如是歟就三子論之何者頗近於是歟及程子有曰性即理也張子有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而二子之言性又與仲虺孔子之言性同歟異歟又與諸子之言性獨得其是而果非諸子可及歟及考之大學中庸大學則言明德而不言性中庸則首言天命之性明德與天命之性果有合歟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是聖人教人之道莫先於此抑可

即仲虺以至程張二子與庸學之書備論其得失
融會其旨趣歟備著于篇以觀性理之學
問性者萬物之一源也然人得其形氣之正故性宜
無不全物得其形氣之偏故為所拘蔽而不能通
貫乎性之全體然人雖得形氣之正又有生知上
智中人下愚之品而或能全是性者而或不能全
是性者何歟物得形氣之偏固不能全此性矣而
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睢鳩之有別豺獾之報
本又或能明性一端何歟若孔子之言性與天道
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皆指理而言也性

即理也理無不善故性有善而無惡夫何告子以
生之謂性而不能悟孟子性善之言歟程子有曰
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斯又何所指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又何所分歟合人物之性
氣質之性天地之性而論之何為而同何為而異
必有其說可詳陳之

問天人之理一也自天道言之曰天命曰元亨利貞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繼之者善曰成之者性曰
主宰之帝曰功用之鬼神曰妙用之神曰性情之

乾是其名義之殊亦可言歟自人道言之曰天性
曰仁義禮智信曰率性之道曰心曰性曰情曰誠
曰中曰和曰德曰忠恕是其性理之名又有別歟
天道也人道也雖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蓋必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貫
天人而為一理必有其說曷詳陳之
問理一而已矣自有載籍以來聖賢之論理千緒萬
端支分派別苟不能合而一之則未足謂之達理
若書曰人心道心曰中商書曰降衷曰恒性曰誠
曰仁曰道曰建中周書曰建極易曰元亨利貞仁

義禮智曰天道曰天命大學曰明德中庸曰天命
曰性曰道曰誠論語曰仁曰忠恕孟子曰性善曰
四端以至詩曰秉彜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性理之
名如此之類不能遍舉誠欲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會萬理於一源其說可得聞
歟
問中一也何以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分中發而
為和情也何以有中節之名無過不及即中節也
既曰已發之中又曰中節之和何以言之復而意
之煩若是歟試明辯之

問太極者合天地萬理而一名之也朱子解太極圖說以性之一字貫之周子通書以誠之一字貫之二說果何者為至當及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萬理之淵藪何無一語論及太極之名歟不但四書自易有太極見於易大傳之外詩書春秋諸經又無一言語及太極何歟且性者萬物之原而誠即性之真實無妄者此二言者又果可總貫聖賢之四書諸經歟若求之四書諸經又所載者何事所言者何理即太極之謂歟理必散於萬殊而會於一源試陳其異同

問聖人所謂道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而董子何以有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然天之道果與人之道同歟異歟夫斯道原於秉彝之性萬古同此性而同此道也何以韓子謂自孟軻沒不得其傳歟至宋之周子始作太極圖以發斯道之蘊然其言詳於性命之微而略於進脩之序若究其極天道人道地道又有合於聖人子思董子所言之道歟大學論語孟子皆聖賢之微言也大學首言明德論語專言仁孟子首言仁義而皆不及道何歟夫古今之學

一也而宋之濂洛關閩諸君子獨以道學為名其
與世俗之學又何別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諸
士子試為我剖析前聖賢立名之異而會合前聖
賢旨趣之同則所學淺深于是可見
問仁義之理一也易大傳言仁義論語專言仁孟子
或兼言仁義或並言仁義禮智何以言之詳略有
不同如是歟程子又曰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又何以有偏言專言之名歟仁即性也人之
所同有何以夫子不許諸子以仁而惟以為仁之
要告顏子歟又以三月不違仁許顏子歟夫愛者

仁之情也程子又謂愛不可言仁何歟朱子釋仁
之義有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有曰當理而無私
心可謂仁矣又曰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何
以釋仁之名義不同如是歟在人仁為四德之長
在天元為四德之首以仁合元又有說歟孔子教
人以仁為大試相與講明之
問伏羲畫卦得於仰觀俯察而河圖乃仰觀俯察中
之一事耳仰觀於天見天之數奇故畫一奇以象
陽俯察於地見地之數偶故畫一偶以象陰既畫
一奇一偶因而三重之遂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

言書金
八卦遂成六十四卦此因仰觀俯察而畫卦者如
此至河圖之數亦不過一奇一偶而畫卦之奇偶
亦惟取法於此而已設使伏羲不仰觀俯察不取
法河圖亦可以心得之妙而畫卦歟且伏羲畫卦
之後又何所取象而立六十四卦之名歟而卦既
成六十有四伏羲又何為自震至乾為順行自巽
至坤為逆行而為圓圖歟又何為天地定位否泰
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薄恒益起意水
火相射既濟未濟而為方圓歟夫卦既有畫文王
又何為而繫彖歟周公又何為而繫文歟孔子又

何為而作十翼歟其程子之傳朱子之易於四聖
之易果得其宗旨歟談易者紛然其辭繁複幾至
曰若稽古三萬言又孰為最得程朱氏易之深意
歟誠欲芟蕪就簡由程朱氏易說以上溯孔周文
義之本旨又有其要歟學易非細事易深而歷陳
之

問先夫四圖易之源也今易書一畫一字之義皆自
其中流出何自孔子之後以易學名家者無一語
以及之歟程子之於易道深矣然其作傳亦自乾
元亨利貞以下亦無論及所謂先夫圖者何歟自

陳希夷以是圖授穆脩伯長傳至李之才挺之挺
之傳邵康節康節乃反之於易因孔子大傳有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
知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
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之序因大傳
有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而知圓圖自復至
乾為順自姤至坤為逆之序然大傳既明言先夫
圖序次如此而圖未出之時何無一人能因其言
以求其圖歟至朱子作啟蒙四篇其一篇曰原卦

畫正以發明先夫之圖也然則朱子之易果與邵
子之易有契歟易詳言之以觀易之淺深

問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古者包
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大傳
言伏羲所取以畫卦者不同如此果則河圖洛書
而畫歟果遠取近取而畫歟試辯之

問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出而九疇叙其所以畫卦
而叙疇者又何所取則於圖書之數歟

問書載帝王治天下之道堯舜之前豈無書可考而孔子刪之乃斷自唐虞何歟又終於秦誓何歟其堯舜禹湯文武為治之道何者為大綱何者為衆目何者為所當急何者為所當後試詳言之

問詩有三百十一篇乃吾夫子之所刪定也何以有風雅頌三經之別何以有賦比興三緯之名學詩之法三經三緯若何而為得其旨趣若何而言得其功效可細講之

問禮典之有關於治教尚矣今之所存者周禮儀禮禮記朱子嘗欲脩三禮而未克成書獨儀禮有說

亦未竟而喪祭之說黃氏終之然則三禮孰為經孰為傳歟抑欲脩三禮萃而為一亦有說歟自漢唐以來皆有一代之禮其因革損益果有合於古之三禮歟其立名取義亦可詳考歟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制禮者本末具舉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歟治天下國家以至修身治心不可斯須而無禮也今欲歷舉古禮而措之當時又有其道歟洪惟

聖朝以禮治天下典章文物之盛度越前古又何所稽於古之制歟試歷陳之

問樂之和有關於治道大矣備而盛者莫先於虞周其律呂之制聲容之節抑可考歟太史公有律書張蒼定律歷京房知五音宋之胡瑗玩逸司馬公之董議樂各殊終不能相一果孰為得孰為失歟及蔡元定作律呂新書朱子獨以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稱之是果有合虞周之樂歟先儒有曰樂只是和其律呂聲容之節不過宣播此和以感天地以動鬼神以正人倫而已所謂和者又若何而得其本歟其本既立其文亦備斯可言樂試相與講明之

問禮樂者化天下之本自唐虞三代以來臻禮樂之效者孰為最盛歟漢叔孫通有綿蕞之禮唐山夫人有房中之樂果可謂之禮樂歟賈生議興禮樂文帝謙讓未遑禮樂果不可行於當時歟房玄齡問禮樂文中子以非爾所及又曰使諸葛不死則禮樂可興然房玄齡不能興禮樂於盛唐而許諸葛興禮樂於末漢抑文中子之意又何不倫歟如唐之貞觀顯慶開元皆有禮而不言樂何歟伊欲復唐虞三代之禮樂漢唐以下駁乎無以議為也又果有何說為至當之論歟試著于篇以觀禮樂

之學

問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始於魯隱公之元年抑有所託歟終於西狩獲麟又有意歟作傳者自左氏公穀以至胡氏之說衆矣又何傳得春秋之宗旨歟

問禮樂為治之急也姑自唐虞三代言之若舜韶禹夏湯漢武武皆帝王之樂也其本末聲容亦可考歟其樂有是名矣而當時之禮又何所載歟下至漢唐宋亦皆有禮有樂其制作之得失又可悉言歟先儒有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其序與和又可

詳歟制禮作樂非聖人不能誠欲禮備樂和又將以何者為本何者為末歟本末兼該而禮樂之功效又將何所極歟其詳陳之

問書春秋古史也自左氏以來作史者衆矣若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西漢書范蔚宗之東漢書與夫三國志晉書唐書五代史又何者得書春秋之遺法歟司馬公作資治通鑑朱子作綱目其正統之問予奪抑何者為至當不易之論而可上接於春秋筆削之旨歟

問六經之道同歸然說者謂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

問事詩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禮以道行樂以道和其所以道之殊如此又何以見其同歸歟

問大學語孟中庸皆聖賢之大經微言也自漢唐以來其書雖存而知其道者鮮矣至程朱氏出始表章發揮之而聖賢之精蘊粲然復明於世然自朱子以來四書流溢於海內家傳而人誦之抑欲析四書之精而不亂合四書之統而歸一其說可得而聞歟由四書而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者又可得詳言歟

問古者為學之序莫過於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然大學之書具存而小學則僅有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之支流餘齋何歟及朱子以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遂蒐輯為今之小學然亦果有合於古之小學歟循今之小學與古之大學而進其節目次第之詳又可言歟而用於二書之切要又可特舉歟可悉陳之

問小學大學固為學之序也古者八歲入小學而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然一日節一曰文何以言之不同歟其所謂節與文又可考其條目之詳歟十五入大學教之窮理正心

脩己治人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八條自言之何者為窮理正心之事
何者為脩己治人之事歟自小學大學教人之法
逸於東周吾夫子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
後世若大學則今之經傳是也何以小學無全書
僅有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之支流餘裔歟
今欲復古者教人之法使皆由小學大學而進又
有其要歟
問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立教垂世之典若唐虞
三代之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是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明命統萬方爰於政治之暇作大誥三編示臣
民以軌範其即古者立教垂世之意歟逮
太宗文皇帝御製為善陰隲孝順事實及
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今
皇上御製歷代君鑒又與大誥三編立教之意同歟
夫
列聖制作之典雖殊而教人為善之道則同大誥之
申明五常即為善奉順之事也五倫歷代君鑒即
五常之理也即各書舉其要者而合於一揆者必

有其說試詳言之
問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欲先德行必自何者為始欲
習文藝又以何事為末後世學者往往用力於記
誦詞章之習而不知篤志於存親敬長日用人倫
之道為弟子則不能盡洒掃應對進退之節雖熟
習於記誦詞章之末德有不脩行有不立卒流為
大小人之歸矣伊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事親必存事
長必弟與凡日用人道無一而不俛焉以盡其實
又若何脩而可以進於此歟試詳陳之以觀務本
太之學

問自鄒魯之教息而諸子出若荀子若文中子若楊
雄若韓昌黎若司馬公皆有所著之書果皆合於
孔孟之道歟荀子以人性為惡已不識大本粹而
王駁而霸之語最近正外此有可取之言歟文中
子有中說有續經其言又可論歟楊雄法言擬論
語太玄擬易果然歟昌黎原道篇程子謂其博愛
之謂仁等語雖未純然自孟子以來能將許大見
識尋者纔見此人信然歟司馬公潛虛之作又有
補於易歟夫諸子亦皆志於聖人之學者也其所
著之書孰得孰失孰正孰邪試詳辯之

問自道術裂而諸子各以所能名家若荀子若楊雄
若文中子各有所著之書然三子之中孰為最優
歟唐宋以來有韓文公有歐陽公有王介甫有三
蘇有司馬公而數子之學又孰為近正歟漢之時
有董仲舒有賈誼與夫毛萇夏侯勝伏生鄭玄之
徒皆大儒俊才窮經之士也又何以不在諸子之
列歟試詳辯之

問文者順理成章之謂也凡見於六經四書與凡聖
賢立教垂世之言皆載道之文也夫何後世專以
文為事而矻矻用力於其間雖富彙倍於古而

有明夫道者何歟如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楊雄太
史公之流文亦工矣果有載道者之可取歟至唐
之時一世並驅於文詞之場工於章句者非止一
家果誰之文庶幾有近於載道歟宋之歐陽公尤
推重韓退之文且韓文公之文何篇最有可取歟
而歐陽公之文又與韓公之文孰有優劣歟當時
蘇氏父子曾南豐陳后山泰淮海之輩亦皆以文
名者也又何人之文可追迹於歐陽公歟夫學者
所以學聖人之道也誠使學有所得而道積于躬
則其發於文詞者皆明理之言雖非執筆操翰學

為文辭而文自近於載道之經矣果何所脩為而
可以積此道發此文超出漢唐宋之文章而上追
經書聖賢之文歟試細繹其本以言之
問武以止戈為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三
代之行師可見矣自春秋戰國至於秦政于戈日
尋民墜塗炭至漢文乃與天下休息甲兵不試人
各敦本承之以景帝之節儉涵養百年風俗醇厚
黎庶入安幾致刑措夷考文景之治抑可以施之
天下後世歟漢光武中興漢室及冠亂既平非警
急不言兵所以天下入安民遂生養而培東鄰再

造之基其光武之賢後世果可取法歟雖然聖人
不黷武亦不忘武誠欲講武事以備不虞而不輕
事乎征伐若三代兩漢賢君之所行若何而可以
致此歟

問朱子作資治通鑑綱目序之曰統正於下而人道
定然則作史者未嘗不以正統為先也唐虞三代
有天下之正統固無以議矣及周之東王室雖微
正統猶在至秦滅六國混一四海而朱子以正統
歸之者抑有說歟漢高祖定天下光武之中興正
統之在漢固所不論至三國之時漢昭烈雖立國

於西蜀而朱子亦以正統歸之者又有意歟若晉
史自帝魏而以孔明為入冠其是非果大繆歟晉
元立國江左而土地人民不及五胡元魏諸國之
大而朱子亦以正統歸之者又何歟隋唐有天下
正統固有在矣作史者以唐經亂周紀又非春秋
之法歟五代之時天下無統宋與遼並立遼且先
於宋之有國正統果何所歸歟陳經續通鑿綱目
以宋為正統遼金元皆附書之果得春秋內中國
外夷狄之法歟夫統正而人道定實朱夫子作綱
目之本義自周威烈以迄五代續以宋遼金元之

統予奪得失其悉陳之

問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姑自夏商周言之其
建學之名與教人之法亦可考歟西漢文景皆節
儉養民之君相承百餘年間海內富庶何獨未建
學校之政而禮樂教化不及於三代歟武帝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亦有志於古矣而學政亦未備舉
何歟至東漢光武首建大學明帝臨雍拜老學校
之典章文物蔚乎可觀而教人之實猶未及古又
何歟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至於外國遣子入
學教人之法尤備矣而於三代明倫之教猶有可

愧何歟趙宋真儒輩出學政脩舉又可比擬三代歟洪惟

天朝內設國子監外設郡縣學遴選師儒厚其廩餼免其徭役貢舉有法而又責任有司以提調督勵之學政蓋軼漢唐宋而追三代矣然生徒尚有偷惰無實者抑欲學校皆得其人而教養之又由良法歟試詳陳之

問仁義道德治天下之本禮樂刑政治天下之具堯舜有帝德故禮樂刑政脩而致黎民於變四方風動之休禹湯文武有王德故禮樂刑政備而致聲

教四訖天下太平之治降自漢唐宋之間或有其具而無其本故終不能復隆古之治伊欲正其本何者為躬行之實欲脩其具何者為適時之宜德為本而萬世不變禮樂刑政為具而損益有時正其本而達其具於天下先後緩急行之有序于以致時雍于以致風動于以訖聲教于以開太平天地位而寒暑時若三光宣昭山川寧謐萬物育而百穀用登鳥獸咸若四靈畢至者皆自聖人一心之德推而為禮樂刑政之施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極功固非漢唐宋之君徒求其具而不知脩其本

者之擬也。士子宜悉心以對，以觀敷陳王道之學。問賢才之生，關乎氣運之盛。唐虞之時，九官十二牧，以至廢官，咸得其人。自古賢才未有盛於此也。吾夫子乃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何以不及其他？賢歟？商之時，有伊、傅、仲、虺諸賢，其格君輔世之言已略見於書矣。三賢之外，可以名世者，又可歷數歟？有周之興，賢才衆矣，而論語又何以止列八士，而不及其他歟？夫帝王之世，所謂賢才者，率多王佐之徒，固無以尚矣。自春秋戰國，以至兩漢三國、東西晉隋唐五季宋元以來，其間各以其能隨世。

以就功名，而其卓然有聞於當時者，又可枚舉歟？抑其間亦有超出時流而遠迹王佐之才者歟？且天下未嘗一日無才，誠欲盡得一世之賢才，舉而列於庶位，以共致時雍之治，抑有選舉法歟？洪惟天朝有進士有歲貢，有賢良方正，有文學才行，諸科皆取士之法也。而得人之盛，可以比擬三代者，又可指其實歟？其餘陳之。問有王佐之才，則有王佐之事業。觀三代之輔，若伊、傅、周、召之告其君者，皆格心之學，正心而正天下之事，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而王道即王佐之

事業也三代以下漢唐宋之賢臣碩輔亦衆矣有
王佐之才而致君以行王道者亦有其人歟先儒
謂諸葛武侯有王佐才然其事業止見於為漢討
賊之兩表而卒不能成王佐之功者何歟朱子謂
顏子有王佐之才且顏子蕭然一寒士耳使達而
在上又果能行伊傅周召之道歟其所以行王道
之先後本末又可悉陳歟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
稱五霸是則士君子讀聖賢之書當行聖賢之道
而王佐之本固在乎此而霸者之事豈乎無以議
為也伊欲讀是書行是道而希王佐之事業果何

所用力而可庶幾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皆
分內事也勿曰言大而志狂其為我明言之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告以四代禮樂夫時也冕也駘
也韶舞也特為天下之四事耳四者之外又何事
為治天下之具歟考之載籍如帝舜之巡狩見諸
侯等事夏禹之治水作貢等事湯武之建官任賢
列爵分土等事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孔子何
不歷舉以告顏子而獨告以四代四事歟夫禮樂
特治之法耳行禮樂之本又何所在歟因四代之
禮樂為之準則而悉四代之大經大法或因之或

損之或益之又有其說歟

問子丑寅之迭建為正朔久矣周之建子今十一月也時當仲冬春秋繫之以春果時得其正歟商之建丑今十二月也時當季冬果可謂歲首歟夏之建寅今之正月也夫子獨取其時之正今之善以告顏子果可行之於萬世歟三統為國之大事三代所建不同試折衷之

問三代之盛時無霸者之名至春秋時諸侯之擅相攻伐有若齊桓晉文五霸之徒迭為諸侯盟主以尊中國攘夷狄春秋與之者亦以其有安攘之功

也何孟子深鄙其事而不言歟且三代哲王所行者皆王道必由正心脩身齊家作樂制禮以達之天下其仁義之澤漸涵於人心雖沒世而不忘彼霸者假仁義之名以濟其私孟子所謂樓諸侯以伐諸侯而其功烈之卑果與王道猶美玉砥礪之不同歟漢唐宋以來英賢之君若文景之養民太宗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德澤深厚其所行者果王道歟霸道歟洪惟

聖朝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治天下黜霸術而不用而致治之效熙然隆古之風矣抑尚有王道之可

詩書錄
敷陳者而措之政事之間歟試詳言之

問漢唐宋之英君賢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者多矣然僅能致黎民醇厚者有焉外戶不閉者有焉如慶曆人材之盛者有焉終不能使民既富而教有禮義興行之效何歟其間忠良之輔節義之臣亦嘗有志於當時矣而卒皆不能致其君於王道如三代之盛又何歟必上有明哲之后下有王佐之臣始能同心一德以共成治道或君聖而無其輔或臣良而不能偶於時皆不能致是效也其二帝三主之所以得其臣臯陶伊傅周召之所以得

其君何以脩德為化天下之本何以立政為化天下之具雖具載之典冊而亦學子所當講也為我明言之

問節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姑自兩漢以來言之兩漢之末士氣不振不污莽賊者何止於龔勝薛方而別無其人歟光武中興首封卓茂以褒勵名德之士繼徵周黨嚴光以振起高尚之風故東都之季伏節守義之臣接踵當時而英聲偉烈昭乎日星之明巍乎山嶽之聳垂耀竹帛千古不磨其亦由光武之所興歟至李唐之間而士風雖少萎亦未

嘗無忠節之人也夫何至五季之時節義之防掃蕩無遺如馮道者恬不知恥方以長樂自序其榮遇而不知歐陽公所稱之李氏歟且山林草野未嘗無賢自漢以至唐季千餘年間史籍容有紀載之不盡者又有何書可以考節義之士而得滄海之遺珠歟試博求而索言之

問選舉之法雖見於有周于時未有科舉之名也其事果始於何時歟漢有制策以取士若董仲舒公孫弘皆由是以進後世之策士抑又本於是歟進士之科盛於唐宋而唐宋之前又始於何時歟廷

試之策其即漢之制策歟說者謂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宜所得者皆方正賢良之人也夫何由進士而出者有君子小人之不同歟古人謂不知言無以知人糊名考文文即其所發之言也何能言之士文有餘而實不副歟元之科自有古賦蓋詞章之流今罷古賦以論易之誠近於義理之文矣得人之盛果有盛於前古歟朱子有曰為科舉之文者亦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伊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以欲行

聖賢之道使文如其行行如其文以免朱子之所
譏果脩何學政施何教法而可以化天下之士而
至於是歟試詳陳其說
問選舉之法尚矣唐虞三代之時所舉用者多得其
人其選舉之法抑可言歟至漢有賢良方正孝弟
力田諸科于時科舉之法未立也何以當時亦有
得入之效歟至隋唐以來始有進士科博學宏詞
諸科而進士科得入尤盛即今之進士科也然唐
以詞章取士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盡是風雲之狀此又科目之糟粕土苴也逮及我

天朝定為科舉程式始純以義理之文取士其法獨
超於前代者又有言歟朱子有言習舉業者亦能
言廉亦能言義及考其所行則多不廉不義此又
科舉之弊歟伊欲學校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
道以其克積者發而為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
行其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
所誚抑果脩舉何學政而可以致此歟今之以科
目進者累而為天官卓然有其實者固衆矣猶恐
後學之士未能自勵也又專責所司以督學政此
又當今養士選舉之良法歟

問致治之要莫先於建官建官之要尤在乎得人粵考唐虞之世建官惟百至為簡而不冗然皆得人以任職故能致時雍之治夫何夏商官倍於唐虞而始克用又歟至有周之時觀周官周禮之所載官又數倍於夏商矣亦能致頌聲並作天下太平之治何歟是則或以官百而庶政惟和或以官倍而亦克用又或以官多而有成康之隆果何者可以為萬世法而致建官得人之效歟試明言之

問自秦罷侯建守後世因之至兩漢郡守之牧民有循吏具載於史其人姓名行蹟可歷數歟唐宋之

問循吏又有其人歟我

朝尤重守令親民之職其間政蹟卓然者率蒙拔擢而尚有寡廉鮮恥惠不及民而廢官廢事者伊欲汰去此等而選用賢能果何由而有知人之明何由而備選舉之法其詳陳之

問親民之職莫守令若而選任不可不重也漢之賢君皆以良二千石為生民休戚之繫即官上應列宿不輕授匪人夫何當是之時賢守令寥寥少見於簡冊歟唐之賢君有書長民之吏於屏風者宜有守刺史皆得其人矣夫何見於史傳者循良少

而貪暴多歟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或以遴選而除為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尚有罷懦貪墨不稱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察又有巡撫大臣吏有不職者皆得以去之夫何人尚冒法不知警畏而巧文以苟免者衆歟今欲復漢唐之遺法精守令之銓選嚴考察之條自果何法可以行之使為守令者皆知奉法循理而惠及斯民歟學古通今爾士子素所留心試言之

問考課之法尚矣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見於有虞之時自夏商至周而考績之法尤為詳備其間

亦有可舉行於後世者歟至漢京房作考課法而卒莫之行其條目亦有可取者歟魏晉俱有考課之義說者謂其瑣碎難行抑果然歟我朝倣有虞之制大小百司三載而考察其勤怠九載而黜陟其賢否誠良法也然其間亦有飾名矯行累日希進而實不副名者抑欲灼見其賢否而進退之果有他術可行歟且賞善罰惡激勸之大柄舉一善人而人知勸去一不善人而人知懼誠能真知賢否而進退之又果可化不善為善人歟且考課固為致治之要而知人又為考課之本欲知人

而使賢否無遜情又何脩而可以得此歟諸生讀書待用他日倘有銓衡之寄若素無講貫何以見諸行事之實試為我言之以觀厥抱負

問師貞丈人吉行師必用老成之人乃吉也若周之師尚父之鷹揚與南仲之流皆老成之將故師謀武績超出千古自漢以來如韓信為大將趙充國為老將其行師紀律抑可追迹太公之流歟東漢中興二十八將皆知名當時者其中才略可追韓信者誰歟三國之將各有其人而千古之下必以諸葛武侯為稱首如八陣圖木牛流馬之法後世

雖名將無能得其傳者何歟唐太宗以義兵定天下勇略之將咸能出奇奮力以輔成大功而其中又果有才略忠義如韓信武侯者歟南北朝將雖有其人亦不過馳騁一時割據一方耳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創業守成中興之時各有名將以立功當時其中仁義不殺忠節超卓者又可指其人之實績而言歟且古之名將出師之日不問家事一心在公有得賞賜隨以分與下人者有與士卒同其甘苦者有以寇賊未滅不問居第者有以退讓屏居大樹下不自言功者不得國而歸不張皇其

事此其志慮行義皆大過於常人後世為將者與此一切相反汲汲以身家爵位富貴是求是取果可為比擬於古之名將歟古者將出於行伍微賤之間抑欲識技而用之務得奇才不世出之將果有道歟儲將實兵政之所急試歷言古將之優劣與今選將之術

問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從征伐無事則務農業故無養兵之費自漢唐以來兵制雖有不同而議者以唐府兵最為近古其法雖見於史籍而亦可詳舉其事而施於後世歟後世兵農既分為二我

朝創立兵法如三分守城七分下屯亦近古者兵農為一之意歟使督勵者得其人則所在有積又何養兵之費今或責之都司委官提刑僉事而地利或未盡墾儲積或未至廣何歟今各處俱有荒田抑欲撥軍屯種如三分守城七分下屯之法又可

行歟行之而有其效又有其道歟詳著于篇以觀有用之學

問兵者所以戡亂定民也周之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所謂九伐之目可得而詳陳歟及周轍既東春秋戰國兵爭日甚而九伐之法蓋不出大司馬久矣

而齊晉魯衛秦楚諸國亦皆有軍旅之制其間亦有可取者歟至漢高祖定天下有南北軍有郡國軍其掌之者果何人歟唐有府兵之法論者以為最近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其法又可詳考歟至於宋太祖收藩鎮之兵柄而禁旅益壯其制兵之法亦可詳陳歟太槩兵貴精而不貴多古之將帥以寡制勝者多矣今欲兵練而精將賢而能大有以復隆古之兵制果何所施設而可以致此歟雖天下安不可忘危武事乃古帝王制治保邦之道毋徒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明言之

問疆理天下大事考之禹服每服五百里五服各二千五百里方堯之時都於冀即平陽也以地理觀之其東南西三面雖五服二千五百里尚不能盡其地者則大河高山限隔其間不可制為五服明矣何禹貢亦列之為五服歟今之閩浙財賦甲東南考之禹貢皆不及以貢賦又何歟且禹貢五服之外如東南西三面薄海尚有不盡之地又有何法以統治之歟

問水利之有益於民尚矣周禮水政稍人遂人掌之及井田廢而汴陌開戰國以來魏鄭漢文翁至晉

唐皆興水利以灌溉民由其所以疏導川流而變
荒為熟之法亦可考歟今蘇松嘉湖皆賴水利而
倍有所入然或一有旱暵而不足救乾槁倘遇水
溢遂至於滄沒稻禾又何法可以使無旱澇之患
而歲有常登歟即今京國東南瀕海荒田不可以
頃計元之虞集嘗建白欲願開此荒由引水灌溉
教民種稻以減省轉餽其法果可行於今日歟試
陳其策以觀用世之學

問救荒仁政之一端師律八政之一事皆有國者不
可不講也在堯有九年之水在湯有七年之旱常

時不聞有饑餓流移之人者果有何政以賑其民
歟在周禮救荒之條最為詳悉抑可舉而行之後
世歟後世之常平義倉與朱夫子救荒之政又可
悉考而措之當時歟自黃帝有蚩尤之伐而師所
由起在易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禹有三苗之師
啟有扈氏之師湯有載葛之征周文有于崇之伐
與凡詰爾兵戎之類皆古王者之師也而其所以
選將練兵制勝之道抑可考歟夫救荒必考於古
而宜于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夫暴皆用世之學
所當講也試詳言之

問漕運雖起於禹貢入渭亂河之類然所輸者不過幣篚之屬九州之貢而已至秦有泛舟之役自雍及絳實轉粟之所由始漢唐都關中嘗轉東南之粟以給軍國其水路之所經由舟船之所輸載倉廩之所轉貯有可考其法知其人歟今之漕運由江過堰過淮歷徐呂二梁而此雖不無小有淺溢之虞比之海運有風濤覆溺之患優矣伊欲疏導以時堤障有法閘堰有備俾數千里無少滯留之虞又行何道而可致此歟

問紀功之典尚矣古有紀于大常銘于彝鼎至漢有

鐵券金書藏之石室皆紀功之謂也而有定功臣十八人位次者抑可知其名爵功績之詳歟有畫功臣於麒麟閣獨署其官而不名者誰歟有畫功臣於雲臺而以椒房之親不與者又誰歟有畫功臣於凌煙閣而其間傑然出眾者誰歟夫麒麟雲臺凌煙諸功臣之事業抑可得而詳言歟

其下計者平千餘言則其力於人固已甚矣故願尤也

右薛文清策目五十八道者蓬萊寧泉之
所類次也頃有人攜來云此世之所希見
其可信者乎予謂嘗觀薛氏門人閻禹錫
所編之門類讀書錄其卷末登之又閱文
清全集其第二十八卷載試諸生策一道
即五十八道之第一道也誠如杲言則宜
傳之也遂鈔諸梓請為之跋於是乎書

山崎敬義

刻讀書錄跋

涑幼時讀當代諸名家語悉推尊薛
敬軒先生竊嚮慕之比承之寶應奉
詔齋先生主從祀先師廟於時得先
生讀書錄輒手抄其要語朝夕捧誦
之冀少淑其身心後在武德有示先
生讀書全錄者益喜誦之時時不能
釋手茲卧病山中日與友人討論諸

前輩以謂其志不為聖人不止吾儕
顧忍自墮落亦足耻矣因出此編質
之曰先生之言精實平易誠味之而
有得益覺此心之不能如其言益覺
其言之足啓發乎吾心也密相參驗
久久不輟其於古人蓄德之旨當自
不悖或謂此特先生之言也不曰睿
作聖乎計其旨必意在然伏思之先

生之言夫孰非睿智之流貴耶學者
如其言豈即紙裝木糊如說者之過
計不本於其思且睿耶夫性之德也
合內外之道也薛先生言言以之矣
昔在

肅廟詔議從祀於時學士名儒咸稱
先生德行純備允宜俎豆澤宮故久
之而其議遂定也夫天下之同然者

以先生之德行豈其言也顧非作聖
真詮不足為天下之同然耶且夫千
古聖學之真傳以德行為言語耶矧
其言具在亦自有不容易談者故嘗
妄謂吾儕誠歆嘿識以存其德行其
於先生之言當如芻豢入口必有嗜
之不厭亦且行著習察有終身由之
而不足者矣因以備何子文孟子子一

松校而刻之蜚英館中若夫發明先
生之學以詔天下萬世無窮尚矣當
世巨儒茲特紀其重刻之意於末簡
云

萬曆丙申孟冬之吉後學李洙譔

天淵人平文由孟冬
天淵人平文由孟冬

天明八年戊申孟冬

天保四年癸巳林鐘補刻

心齋橋通南久寶寺町

泉本八兵衛

北久寶寺町南入

前川源七郎

北久太良町北入

柳原喜兵衛

大阪書房

同

同

四書集注

道春点
竹林堂

全十冊

此四書集注ノ類板多シト雖此集注四書ノ一板ハ諸儒先生ノ校訂ヲ
經テ諸家ノ訓点ヲ參校シワツラハシキ假名附ヲ刪リ平上去入ノ四声ヲ
正シ字音ノ義理ヲクワシラシ上木ノ謬誤ヲアラタメ集注ノ趣意ニ隨
ツテ捨假名ヲホドコシ速カニ讀ヤスカラシム初学ノトモカラ必ラズ
此各ニヨツテ学ブトキハ大ニ益アルベシ

攝生談

泉塚近藤隆昌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養生ノ道ハハシクして中ニ當時世俗ノ人々ノ志ト
カク安キ養生ノ仕方トを以テ飲食ノ苦惡ハハシク
去ルルニ命長キノ道トを以テハハシクして養生ノ道ト

浪華書肆

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